

32

T2511/121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函史上編卷之五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盱郡鄧元錫纂

宋哲宗帝紀

哲宗皇帝諱煦神宗第六子也。母朱德妃初封均國公進延安郡王已立為皇

太子元豐八年春三月即位赦。羣臣進秩諸軍賜賚有差尊皇太后高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曰皇太妃太皇

太后同聽政夏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

賦左僕射珪卒。珪自執政至為相十六年諛悅保位無匡救時日為三旨宰相以上殿進呈云

取聖旨帝可否訖云領聖旨右僕射確蔡為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續韓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參政惇章知樞密院事。殿學士知陳州光司為門下侍

郎。詔中外臣庶直言政闕失。民疾苦。上封聞。殿學士公

者呂為尚書左丞。罷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

冬十有一月。葬永裕陵。罷方田。罷市易法。罷保馬。罷後

苑作院。罷增直鑄錢監。是歲夏高麗于闐犬食來。元祐

元年春。確蔡罷知陳州門下侍郎光司為尚書左僕射。

罷青苗復常平法。詔詳定役法。左丞公著呂為門下侍

郎。右丞清臣李為尚書左丞。試吏尚書大防呂為尚書

右丞。惇章罷。言者論惇讒賊狼戾。罔上蔽明。置訴理所。

許熙寧以來。罷熙河經制財用司。洛處士程頤徵為崇

政殿說書。夏縝罷。臺臣論貪鄙。皇河北諸路旱。詔蠲

租。門下侍郎公著呂為尚書右僕射。致仕。太師彥博文

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殿。學士維韓為門下侍郎。詔

侍從臺諫官監司各舉縣令一人。置春秋博士。惠卿放

建州秋。設十科舉士法。罷青苗法。左僕射溫國公光薨。

葬。司馬文正公。大饗明堂。以神赦燥罷。以御史劉摯冬

右丞大防呂為中書侍郎。試御史中丞。摯劉為尚書右

丞。是歲夏。乘常卒。子乾二年春。禁科舉。毋專用王氏經

義取士。毋得於老莊。列子書命題。詔察禁俗習奢僭者。

夏旱。避殿減膳。復制科。清臣罷。清臣辨悟能文章。而志

在祿利。主熙豐法。侍之。

罷知河陽右丞摯劉為尚書左丞。兵尚書存。王為尚書右丞。

同知密院燾。安知樞密院事。秋七月朔門下侍郎維韓

罷。知密院崇政殿說書頤。程罷。頤元祐敕令式。是歲鬼章子結吼

寇兆東。岷州西叛。將種誼擊執之。交阯。丁闐西南諸蕃來貢。三年春。復廣惠倉。大雪。

發京西穀五十萬石。損其直紆民。左僕射公著。呂為司

空。同平章軍國重事。以老中書侍郎大昉。呂為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密院純仁。范為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殿學士固。孫為門下侍郎。右丞摯。劉為中書

侍郎。右丞存。王為尚書左丞。試御史中丞宗愈。胡為尚

書右丞。冬。罷新創諸堡砦。廢渠陽軍。是歲大食麻囉拔于闐三佛齊西南

蕃阿里。四年春。司空申國公公著薨。葬呂正獻公。夏。分

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確。蔡放新州。相純仁

右丞存。罷學士戶尚書忠彥。韓學士將。許為尚書左右

丞。秋。敕監司守。以四善三最課縣令。九月。大饗明堂。赦。

冬。左丞固。孫知樞密院事。右丞摯。劉為門下侍郎。試吏

尚書堯俞。傅為中書侍郎。是歲夏復通好。邈黎五年春。

太師彥博致仕。同知樞密院趙瞻卒。瞻歷州縣有惠政。為侍御史。爭濮議。

爭新法。而以忠厚見稱。太后痛惜之。謚懿簡。左丞忠彥。韓同知樞密院事。翰

學士承旨頌。蘇為尚書左丞。夏。知樞密院固。孫卒。固字和父。

鄭管城人。純平不矯亢。嘗言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言以愛親之心愛君。則無不盡。傅堯俞

百史二編 卷之五十四

稱其淳德不冬罷提舉修河司右丞將許罷。知定州。是歲夏來

言而信云。歸永樂件詔以四若界之京東旱浙西水高麗于闐三佛齊龍蕃阿里骨來貢。六年春門下侍

郎摯。劉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轍。蘇為尚書

右丞夏。五月朔出內庫緡錢五十萬備邊。秋宗孟罷冬。

幸國子監。賜祭酒豐稷三品服。監學官賜帛有差。相摯。劉罷。知鄆州。中書侍

郎堯俞。傳卒。有傳。是歲兩浙水夏寇熙河蘭岷鄜七

年夏四月立皇后孟氏左丞頌。蘇為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門下侍郎忠彥。韓知樞密院事右丞轍。蘇為門

下侍郎翰學士百祿。范為中書侍郎翰學士燾。梁為尚

書左丞中丞雍。鄭為尚書右丞冬。十月環州地震。十一

月祭天地圓丘赦。是歲于闐高麗占八年春相頌百祿

罷秋殿學士知頴昌純仁。范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九

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冬大雪振京城凍餒民復章惇呂

惠卿官是歲京東西河南北淮南北水民流賑之紹聖元

年。帝九春殿學士戶尚書清臣。李為中書侍郎殿學士

兵尚書潤甫。鄧為尚書左丞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

朔日相大防罷門下侍郎轍。蘇罷改元。白虹追復蔡確

官惇。章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相純仁。范罷復元

豐免役法復提舉常平官罷十科舉士法殿學士燾。安

為門下侍郎罷進士試詩賦追奪前宰執光公著巖叟

贈諡。貶前宰執。大防摯轍。並分司南京。罷廣惠倉。是歲

京師疫。洛水溢。太原地震。河北水。賑之。夏三佛齊西二南蕃來貢。

年春。復保甲法。出內庫錢帛二十萬。助河北賑饑。夏。復

置律學。秋。復大理寺。置獄。大饗明堂。赦。吏尚書將。許為

尚書左丞。翰學士。下。蔡。為尚書右丞。侍郎。燾罷。知河南。是歲

交阯三佛齊。禁中災。罷春。封子似申王。佶端王。阿里來貢。三年春。

秋八月。放前諫大夫。祖禹。賀州。安世。英州。廢皇后孟氏。

新太學。敕令式。是歲。夏。人屢入寇于闐。大食龜茲西南蕃來貢。四年春。清臣罷。

知河。南。追貶前宰執。尤公著。巖叟等官。復榷茶。罷春秋科。

再貶前宰執。大防。摯轍。燾。純仁。官。安置。循。新。雷化。永州。

降太師彥博。太子少保。同知密院布。曾知樞密院事。吏

尚書將。計中書侍郎。翰學士。下。蔡。尚書左丞。燾。學士。履

黃。尚書右丞。貶前學士。軾。蘇諫大夫。祖禹。范安世。劉放

嶺外州軍。夏六月朔日。饑。秋。冬。編管故崇政殿說書。願

程。于涪州。是歲。兩浙饑。賑之。于闐西南羅蕃來貢。播州夷內附。元符元

年。帝十有。夏六月。改元。錮元祐宰執子孫。冬十有一月。

祀帝園丘。罷合祭。赦。是歲。澶州河溢。賑之。夏高麗暗征西南諸蕃來

貢。二年春。河決內黃口。歲星晝見。立劉氏為皇后。右正言浩。羈管

新州。履罷。知毫置看詳訴理局。三年春正月。帝十有帝

崩。年二十五。上尊諡曰欽文。帝初即位。太皇太后以遺睿武昭孝皇帝。廟號哲宗。

百身一編 卷之五十四

詔輔政。下詔言先帝臨御十有九年。修政立事。以澤天下。恩施甚美。而有司奉行失當。成煩擾。或苟且爲具文。其申諭中外。務協心一力。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於是罷廢熙寧中諸苛歛繁後。爲民疾苦者十有四事。斥逐侍尤無狀者十有三人。皆中旨下。宰相王珪等弗預知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欲赴闕臨。嫌干進。不敢。宗政丞程顥勸之行。乃行。太后素聞光名。未至。遣中使迎問所懷。若犯非其分。或搢搢機事。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微侍希進。下眩惑流俗者。罰無赦。太后命持示光。光曰。此非

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則已。言則入六事矣。具論其沮抑。改意詔行。而下情始通。樞副公著。自知楊州召侍讀。未至。太后遣中使迎問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

寬省民力。而建議者。倚法以侵民。民受其殃。願與中正明達之士。詳法紀利弊。擇其中。旣至。言上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務於修德。而修德之要在於務學。學緝熙

于光明。而德乃日新。條十事以獻。曰畏天。曰愛民。曰修身。曰講學。曰任賢。曰

納諫。曰薄歛。曰去奢。曰省刑。曰無逸。於是光公著並相。故事。執政官率數

日一集政事堂。事決於其長。同列莫得與。及是。宰執日集堂議政。故事三省並建。獨中書取旨。門下尚書止

奉行而柄臣得爲私。及是事干三省。執政並取旨分行之。仍著令。當是時。天下引領拭目覩寬政。而議者持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塞人言。光居洛久。見民苦新法甚。奮然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改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立。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庸得泄泄爲乎。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或謂光曰。熙豐舊臣。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者。殆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與公著同心輔政。於中書得先帝手詔。具存可覆者。數緡表上之。詔詰青苗之害曰。常平泉穀。以御水旱。而盡散至十之七八。當如後事何。且

今貸後償。民受咎筆者。必衆矣。責興利之弊。曰。大傷郵細。有損國體。安南西戎兵敗。死傷二十萬。手詔曰。有司夫入一死罪。罪不赦。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論官制曰。所爲更官制者。覈吏治也。今施行無緒。啓寵四方。必貽譏後世矣。於是一推元皇帝本意。欲更未暇。與已更未定者。與民順流。罷保甲馬。青苗市易。及諸役法。罷熙一河經制財用司。天下民僮呼鼓舞。以爲便。而天下士亦譁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光以爲治亂在人人。邪正分。而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所進退。皆天下以爲當然而不容已者。疏河南

處士程頤行義於朝。徵為崇政殿說書。又言太師致仕。又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詔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念齊魯周弊甚起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月一赴經筵。謂之曰。今復煩子駿於外。誠非宜。但朝廷欲救東土之民。非子駿不可。安得百十子駿。盡布之天下乎。以戶部本舊三司使之任。用李常為尚書。或言常舊德。非治劇材也。光曰。以舊德掌邦。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庶聚歛少衰耳。又諸自大。天待制以上歲於郡守中舉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判中舉轉運判官。使人知用監司重慎。毋刻急傷。請升朝官。歲各舉所知。經

明行修一人。登第日升甲。以風厲天下。使知朝廷欲人敦士行。不專於文。又以人不行各有所長。當隨材器使。立十科舉士法。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三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作科。以上有官無官並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俱舉有官人應行制以上。歲於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籍記之。按籍視所與。年試之事。有勞效。又籍之。內

外官闕。取葺試有效者。隨科授職。而皆嚴舉。主連坐之
令。蓋主於舉官更役書。河北轉運使杜純條利害甚詳。
光大喜。予書慰答曰。朝廷無河北憂矣。議棄河湟。知河
州孫路繪地圖奏記曰。不可棄也。自通遠通熙州。僅一
徑。而熙北卽夏境。自北關壁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
然後可捍虜。若棄之。一道危矣。光曰。賴以訪君。然持遵
祖宗法度爲國。是欲盡刻新法。意時有偏主。時過適。而
未用其中。學士軾同知密院。純仁議差役利病。略相當。
不宜以前議自固。光意弗執。純仁引義爭。深謝之。而持
之自若。期五日復差。知開封府蔡京。敕畿縣並改差。如

期以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事不辦。京以得進。
無何。薨。太皇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
京師人爲罷市相弔。當是時。天子幼冲。德性未有定。崇
政殿說書程頤上書太后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
者。莫如周成王。本成王之所以成德者。繇周公輔養之
以其道也。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
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皇帝
睿聖之資。得于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以不豫。所謂輔
養。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
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

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乞慎選天下賢德之士。備勸講講讀罷。留二人直日。一人夜直宿於內。誦讀之暇。游息宴語。以道義相切劘。而人情物態。稼穡艱難。亦時以上聞積久通達。比之常在深宮。爲益大矣。又言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奄。竝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

以充服用器玩皆質朴。諸華巧靡麗之物。壹不令至前。仍乞擇內臣十人充祇應。候皇帝起居動息。使經筵官必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於爲國本慮至深。願性本矜莊。在經筵。念欲啓上尊德樂道之意。益禮法自勅。翰學士蘇軾。以文章高一世。豪侈所狎侮。見願。笑之。以謂不近人情者僞也。相光薨。國方有慶事。禮畢。欲往弔。願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嘻笑曰。君未知禮。此枉死鬼。於是願門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爲譴。然願怒。遂成隙。人右司諫賈易。右正言朱光庭等。積久不能平。遂劾軾。館職策問爲謗訕。軾遂力詆願。至以爲臣平生疾。其姦

邪末嘗與之言求補外。易光庭疏入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雖稍失輕重然言語文字

間不足間若悉考同異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此大患也太后以為然亦重軾不置不問

會帝有疾不出閣願諸宰臣問幸臣曰不知願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日上有疾而宰相不知

可為塞心繇是大於是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狗

臣亦多不悅者

至公不可借事權報私忿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

顧臨連章力詆願不宜處經筵而願罷管勾西京國子

監賈易因劾陶黨軾兄弟語侵太師彥博相純仁。至以彥博

至和中建儲語不可信於是洛黨朔黨蜀黨之號起卒

純仁庇小人為身謀

不可復合。洛黨以願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右呂陶孔文仲為輔朔黨以劉摯梁

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輔之者尤衆惟呂大防秦人懇直無黨范祖禹師事僕射光不立黨尚書右

丞胡宗愈上君子無黨論以傾之右諫議大夫王覲劾

宗愈傾仄不可以執政太后惡其為黨也怒欲罪之相

純仁大師彥博司徒公著入為解太后未釋然純仁曰

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則疑於有黨昔先

臣與韓琦富弼慶曆中柄用各舉所知當時飛語目為

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前事

明驗也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然宗愈自若而覲出知潤州已大防與相純仁並命為尚書左右僕射大防准廣祖宗家法之美具疏言自三代以來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則祖宗家法最

善。故也。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來事母后。皆朝夕見。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禮。見天子。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禮。見獻穆大長公主。前代宮闈不肅。宮人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前代外戚多預政事。致敗亂。本朝母后族。止衣租食稅。前代宮室華侈。本朝宮殿。止赤白堊爲飾。無綺文。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必輿輦出入。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簡褻。祖宗來燕居。以禮法服肅恪。前代用刑嚴深。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本朝。止下有罪。止於罷黜。至

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貴珍異。皆祖宗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必違法前代。但循行家法足矣。又撫乾興來。足爲典法者四十事。爲上下篇。曰仁祖聖學。上之。而相純仁。以博大開上意。以忠篤革士風。故元祐中朝多正人。民脫湯火。及於寬政。比隆於嘉祐。然是時。熙寧諸用事臣。惠卿。惇。嘉問。絀。蔡京。李足輩。雖外斥。皆惡根於心。不可革。而廷論守宋家法。不欲爲已甚。未有能引繩排根。放流屏遠之。俾不得復進也。其徒多中人。依名勢附和者。槩以異已。皆外放。又未能泰然與之更始。解散其事。安其心。而最姦慝。如蔡京之倫。又以善迎合。

爲三館之儲。皆含憤蓄怒。伺間隙思逞。而諸賢不悟。各自爲黨。洗垢索瘢。以相命。令得藉爲口實。釁孽萌起。惜莫知其防。相純仁憂之。因疏前世朋黨之禍。以進。曰。朋黨之起。始因趨向異同而然。斯已微矣。然同我者謂之正。異我者疑爲邪。旣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投。旣喜其同我。則迎附之奸易合。於是真偽莫知。賢否倒置。國家之患。率繇于此。熙寧大臣如王安石。初無邪心。獨緣惡異。喜同。遂至黑白不辨。此後事之殷鑑也。孔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用正直。則可化邪佞爲善人。又何煩分別黨人。傷仁化哉。會蔡確以失勢久而望。知

漢陽軍吳處厚。撫其遊車。蓋亭詩中語。用唐郝處俊上元諫高宗傳位武后事。以爲指斥太皇語深害。臺諫交攻之。執政請寘于法。太師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來。荆棘七十年。吾輩開之。他日恐不自免。大防意沮。請詔確具析。右正言劉安世等言。確罪狀明著。無事具析。乃大臣曲爲之地。詔安置新州。純仁入謂太后曰。聖朝寬厚。未嘗以言語文字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釁端不可開也。夫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豈不立滅。爲傷實多。司諫吳安詩及安世等。遂糾純仁黨確。罷知河南左丞王存。以確所舉

士出知蔡州。右僕射摯性峭直。有節槩。不爲利誘威怵。自初輔政。至爲相。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與呂大防同政。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勢常執其柄。爲朋讒竒構。遂與大防隙。會邢恕謫監永州酒稅。書抵摯。摯故與恕游。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通。於是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附大防。因論摯牢籠邪人。覲後福。時飛語至。謂休復爲太皇復于明辟。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其文致如此。十二人爲摯死黨。當斥罷。於是太后召摯面諭曰。言者謂卿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

宰相處之。未必慊于志也。摯皇恐退。上章自辨。而燾巖叟果疏論救之。太后益以爲黨。曰。垂簾初。摯斥排姦邪。實忠。但二事誠過。遂罷知鄆州。燾罷知穎昌。巖叟罷知鄭州。而純仁復召相。入謝。太后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覲。彭汝礪。母以爲也。當與大防同心。純仁曰。二人實有士皇。臣終不敢侂位蔽賢。而大防與終忤。不可合。知樞密院韓忠彥。與侍郎傅堯俞。右丞許將。時皆稱正人。議政事不合。各求去。朋黨之說復起。而煽之。御史上官均言大臣公忠體國。當務協諧。成和平閭侃之風。使中外之人。泯然不見異同之迹。此治象也。若惇惇然。動輒抗論。

彼是相非。卽百僚何觀。乞朝廷含茹以全國體。得並留。而大患日蓄。於是熙豐舊臣。知諸人間。噉可抵也。多爲飛語。搖在位。大臣怵其說。思自全。欲稍引用其黨。平夙怨。謂之調停。純仁怒。亦頗主其說。中丞蘇轍上疏曰。臣觀周易。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經。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爲復。二陽爲臨。以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有可進之道也。一陰爲姤。二陰爲遯。以陰雖未壯。而居下方。進有可畏之漸也。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爲然。泰之爲卦。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伏于外。安而無怨。故泰之爲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惟君子得位。陵暴小人。使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反。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之戒。可謂深切而詳盡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坵牧。天下寧有是哉。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引而去之。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言不相容也。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

四方。追迹三代。觀其措意。本豈漢唐之君所能髣髴哉。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心之所不悅。二聖臨御。因民所願欲。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踈蹠。若無所措。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亦已厚矣。今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以調停其黨。此人若返。豈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自熙寧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是以創造語

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而規逞其志。乃不加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以任忠直。明信之士。得四五人。常在要地。使不仁之人自遠。不當為流言所惑。使小人一進。有噬臍之悔也。疏入。太皇太后深以其言為然。未幾。太皇太后崩。帝親政。而命亂。帝長稍不惠。以太后垂簾久。滋不悅。而中入內侍語。頗籍籍。非太后時所為。而羣小為飛語。洶洶。乘其間入之。在位者。顧望莫敢發。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且乘間起害政也。上疏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

人進退消長之際。而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太皇
係祐聖躬。斥奸邪。抑僥倖。九年之間。終始如一。雖德澤
加於天下。而羣小怨恨。思逞者。爲不少矣。小人進言。必
將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設疑事以離
間聖聽。不可不察也。方陛下初卽位時。諸上書言法不
便者。以數萬。太皇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共改之。
非以已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因逐其人。其改之逐之
者。爲其上負先帝。下負兆民。亦因天下所欲逐而逐之
也。初豈有憎惡於其間哉。而怨怒滋多。萋毀必甚。惟陛
下清心察理。辨析是非。深拒邪說。諸有以姦言進者。痛

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矣。若稍入其言。則奸言繼進。
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陛下孝
道所損多矣。時蘇軾方具疏諫。見祖禹疏。遂附名上。曰。
經世之文也。不報。忽有詔。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入內
給事。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召
先內侍。臣恐四海有以窺陛下也。弗聽。於是羣小排太
后時事。競疾力。純仁奏曰。太皇係祐聖躬。功烈誠心。幽
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翕翕訛訛。一何薄也。因以仁宗
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知樞
院韓忠彥以爲言。皆不聽。初呂大防欲引楊畏爲諫大

夫范純仁以畏爲不端不可用。大防微哂曰：畏才士而公薄之，豈以嘗有言故耶？蘇轍卽從旁誦所撰彈文，撼之。純仁愕然，初未之知也。及是大防以山陵使出國門，畏卽首叛之。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欲垂之萬世，今未一傳而罷廢殆盡，乞講求成繼述之道。帝大善之，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可用者，畏遂列章惇、呂惠卿、李清臣等名以聞。且具言先帝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帝深納之。翰學士承旨鄧潤甫以母喪闋，入對爲帝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開帝紹述，卽以爲尚書左丞。門下侍郎蘇轍疏諫曰：先帝設施有百代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是也。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安。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寬識決事，上下相遁，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之梓宮。英廟濮議，朝廷洶洶者數歲。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仁宗神考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輕事變易也哉？事從其當，不可易也。陛下若輕變九年已

行之善。擢任累歲不道之人。挾其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羣臣莫敢言。相純仁從容進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始親政。當進退大臣以禮。不當訶斥如責奴隸。帝曰。人有恒言曰。秦皇漢武。何謂非謗。純仁曰。轍所論者。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忤。至是爲力救。轍退乃謝曰。公佛地中人也。於是對進士策。主元祐者並黜。顯示天下所嚮。而國是遂變矣。用翰林學士曾布言。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召章惇爲尚書左僕射。惇既秉國。盡力反元

祐之政。召蔡京爲戶尚書。百主改法。林希爲中書舍人。典

變更。貶黜辭。命蔡卞爲國史。修撰重修實錄。亂是非。其實

錄以王安石舊所作者。口口錄者。爲主而文之。卞。安石子。壻也。以黃履爲御史丞。張商

英來之。邵等爲正言。主彈射。於是臺諫交章言神宗盛

德大業。而故相光公著。摯大防等。援引朋儔。敢行譏議。

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

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唾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

逐。陛下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今天日清明。誅賞未

正。乞下禁省簡閱。以明示顯罰。下中書。惇卞請發光公

著冢。斲棺暴尸。帝以問許將。將力爭乃止。奪贈諡。仆所

立墓道碑。大防摯蘇轍梁燾等皆貶官有差。自是歲有遷謫之命。盡罷元祐所舉行更復者。惇請復行免役法命置司講議久而

不決。戶尚書蔡京曰。取熙寧成法行之可矣。何以議為。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邪正畢意。而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如此。初呂大防居位久。與純仁不相能。而純

仁見謂為邪黨。絀外。至是大防等竄遠州。更赦不徙。純仁欲上書申理。所新勸沮之。以觸怒。遠斥。非高年所宜。

純仁曰。今事勢至此。中外無一人敢為上訟言者。吾世臣。諛當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即不然。斥死何憾。因

上書言大防等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誠不能無過。然朋黨一立。禍孔遂開。

牛李之事。歷數十年不鮮。此天下治亂所係也。願斷自淵衷。原收大防等昭平明之治。惇大怒。落觀文殿大學

士。知隨州。章惇議遣御史按嶺南。欲盡殺流人。帝以問許將。將曰。此事惟漢唐有之。祖宗以來未有也。本朝治

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帝深然之。惇意不快。於是用中書舍人蹇序辰請編類司馬光等章疏。

及一時所施行文書。摺拾標附。明示取舍。而元祐縉紳士。舉無得脫禍者矣。初神宗違豫時。岐王顥嘉王頽。日

入問起居。及大漸。太后命二王母輒入。時蔡確柄國。起居舍人邢恕為之謀。以二王太后子。而帝幼。欲援立以

爲功。密語太后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
冲岐嘉皆賢王也。宜早定。公繪曰。君欲禍吾家耶。恕計
不行。乃大懼。顧宣言太皇太后屬意岐王。與王珪。吳充
相表裏。賴確擁護而定。潛布其語於朝。及確失勢。望太
后。詆之以自譽。爲言者所紉。竄新州。恕亦坐貶。於是心
憤恨。求逞。間道謁確於鄧。與定畫。以無司馬光左驗。難
爲信。乃給光子康。令手書與確。稱確功。旣而恕帥中山。
置酒招高遵裕。子士京。屏人語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
先公推恩事乎。士京曰。不知。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
士充。死久矣。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時珪秉國。

意欲立岐王。遣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尊翁叱去之。事
遂已。公豈嘗知之乎。士京曰。未也。恕曰。此尊翁大節。何
得言不知。第言知。官爵可立致也。士京聞信之。於是語
流布益蔓。初宣仁爲帝。擇中宮。得孟氏女。賢有德。備六
禮。册立爲皇后。已而帝悅劉婕妤。皇后稍益疎。會
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故出入
禁中。公主有疾。藥弗效。姊持道家治病符水入。后驚曰。
姊豈知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
其故。帝曰。此人常情無異也。后卽焚符於帝前。於是內
侍郝隨。附婕妤構后爲厭魅。未幾。后養母信尼法端言。

百步上維
令爲后禱祠。事聞。詔內押班梁從政。管御藥院蘇珪。卽
皇城司鞫之。逮宦官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
至有斷舌者。以周內其事。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
之。罪人過廷下。氣息僅屬。無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
下。郝隨等旁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具奏。當上。詔廢后
出居瑤華宮。天下寃之。已敦逸中悔不自聊。乃發憤上
書。言中宮之廢。事雖有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
陰霾。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垂涕。是人不欲廢后。
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後世。書上不省。立劉健好
爲皇后。右正言鄒浩諫。坐貶官。時惇卞恨宣仁至深。恐

元祐舊臣後復起。欲誣宣仁以廢立。得羅織種誅之。塞
後禍。以皇后逮事宣仁。恐從中爲間。不可破。遂與郝隨
構是獄。附健好爲功。獄成。乃大喜。於是引邢恕爲御中
中丞。以自助。恕乃令確子渭上書。訟劉摯。呂大防。梁燾。
王巖叟等圖不軌。陷其父置獄。同文館令蔡京安惇等
雜治之。羅織萬端。獄成。奏摯等大逆不道罪。當族。帝乃
太息曰。元祐人不可信。乃如是乎。會摯燾死貶所。詔錮
其子孫嶺南。於是惇又言光摯大防等結主崇慶閣內
侍陳衍。張士良。謀廢立有端。時衍貶朱厓。士良貶郴州。
被逮至。蔡京安惇雜治之。列鼎鑊刀鋸于前。謂之曰。言

有卽貫。匿不言。死矣。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何可
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乞就戮。京等窮治無所得。乃奏衍
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翦人主腹心羽翼。
罪當死。竟殺衍。而惇卞自作詔書。請追廢宣仁聖烈皇
后爲庶人。帝持未下。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叩閣謂帝
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何從出。且帝必如此。亦
何有於我。帝感悟。持惇卞奏。立引燭焚之。郝隨以告。明
日。惇卞再具狀請。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
其奏於地。事得已。而元祐宰執再貶竄。太師彥博以阿
附。責降太子少保。一日。帝與輔臣語及元祐事。曰。程顥
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願與司馬光
惡相濟。削籍竄涪州。帝親政九年。知藏孳在政。亂民困
而宋因以亡。

論曰。余讀史。次元祐紀。太后臨朝。仁賢在政。乃天子幼
而不英也。悲之。曰。是於易爲大過。爲枯楊之梯。過而中。
巽而說行。儻猶及拯乎。至三黨交訾。曰。嗟乎。棟橈無輔
矣。乃楊不枯而華哉。迨調停之議作。凶然曰。羸之孚也。
何可無柅。曰。金柅言貞也。柔不可牽也。况縱豺于場乎。
至紹聖。無論矣。

司馬呂文三相謨

司馬文正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

人。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跌沒甕中。衆皆走棄去。光父

悉持石前繫破之。水迸出。兒得活。其夙智如此。池官天章閣待制。當任子及光。光推與二從兄。乃後受

補太廟齋郎。舉進士甲科。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改

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改將作監主簿。丁母憂。未除。丁父憂。執喪累年。毀如禮。久

之以樞副。龐籍薦。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給

鹵簿。光曰。昔繁纓以朝。孔子猶不可。允言近習。非元勳

大勞。而贈三公。給鹵簿。其為繁纓也。不亦大乎。故相夏

竦謚文正。光曰。謚之美。至文正而極。竦何人。可當此。皆

執不可。皆得寢龐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光判州事。光

感籍知為之盡。會元昊始臣。河東貧瘠。官苦糴貴。而民

疲於轉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

天聖中。禁民田河西。虜乃得稍蠶食其地。窺麟州。為河

東憂。光白籍言。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廂兵。築堡河西。募

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若耕窟野河西田者。聽復賦役。將

耕者必衆。糴自賤。可漸紓河東之民。又可使州西六十

里。終無虜患。籍從之。而麟州將出築堡。敵爭之。齟不戒

而劔籍坐罷。鎮知青州。光大慙。以為已負。守闕三上書。

乞獨坐。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光。而光深自咎。如此。人兩

賢之。以直秘閣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曰麟也。光

以爲真僞不可知。卽真也。非自然而至。不足瑞。如僞也。適爲外夷笑。宜却不受。因奏賦以風。從之。擢修起居注。判禮部。日食雲陰不見。言爲災滋甚。不當賀。語具災祥考。判并州。召知諫院。人具三劄子上。其一言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蔑以過矣。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尤有嘆怨。意者將於明武二德。萬分一有不盡。與望廓日月融光。奮乾剛之斷。輔至仁而行。其二論銜臣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今國家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日月積久。則不問其賢愚。而置之高位。資塗相直。則不問其能否。而委之重職。非特如是而已。采名而不采實。誅文而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代之。有罪則誅。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未之有也。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帝甚嘉納。而力請建儲安宗社。語具帝紀中。除

知制誥辭。改天章待制知諫院。言近朝廷以胥吏謹譁
爲逐御史中丞。以輦官悖慢爲退宰相。以軍人言三司
使爲非犯階級貸之。諸以一夫流言爲變法推恩者甚
衆。皆陵遲之漸不可長。會仁宗崩。光憲臨朝。首疏言明
肅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社稷。獨以頗親用外
戚小人。負疵謗至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有忠正如王
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
用。其猥鄙讒諂如馬季良。羅崇勳者。當斥遠。太后嘉納。
已兩宮疑問。光以災異上封言。當陛下得疾。初皇太后
於先帝梓宮前。叩頭祈請。願爲之傷。慈受至矣。况也先

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授以神器。惟以一后數公主屬
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懽心。長公主數人。屏處遠宮。
此失人心。致災異之大者。願率先孝德。光治本。太后還
政。宮掖有取用。有司白先奏。覆得旨。乃後供。光以爲當
卽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已具數奏太后。防矯僞。時曹
佾以元舅除使相。而兩府皆遷官。光言佾得使相。陛下
慰太后心而可矣。兩府皆遷何名乎。若以還政爲功。則
宿衛將帥。內侍小人。孰無希望。於爲濫滋甚。已劾內都
知任守忠離閔罪。安置蘄州。議追尊濮安懿王。首持論
當稱皇伯。封大國。隆一尊。衆以爲國是。語具禮儀志。相

琦欲刺陝西民爲義勇。爭之力。語具軍制中。初仁宗崩。夏使來弔祭。館伴高宜。傲侮其使者。使者辭於朝。光與呂誨請治宜罪。塞其意。不從而西。戎犯邊。契丹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南者。朝議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光言國家當戎狄順附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故恩威兩失。近西戎啓釁。而高宜不究。比狄不較。而中祐得罷。來者必將以宜爲法。以中祐爲戒。邊自此多事矣。請敕邊吏諸疆場細故。獨當徐以文檄往。反有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安戎狄心。除龍圖閣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神宗卽位。擢翰

林學士。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文學何讓焉。而辭爲。光對曰。臣不能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又力辭。乃受遷御史中丞。疏君修德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且曰。臣昔爲諫官。以此六事獻仁宗。其後獻英宗。今又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是矣。已論內臣寄資爲非制。論內臣年未五十者。不得爲內侍。省押班。論中人高居簡姦邪。乞屏遠。從之。而內侍王中正使陝。還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之。得進擢。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以降黜。又極論。皆人所難言。帝嘗手詔問光所言事。

何從知對曰事有無。惟上察。若無有。臣不敢避妄言之誅。必窮所自知。則耳目之路。此塞矣。是時帝甚嚮信光。而王安石爲政。祕行新法。光屢疏諫。於經筵又以講讀諫。又書與安石。反復諫。諸具帝紀中。安石持益堅。乃求去。帝好謂之曰。安石素善卿。卿何疑。光曰。臣誠與安石善。但自執政來。違迕多矣。且臣善安石。孰與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爲稷契。後目爲共鯨。豈一人之身。前後頓異乎。亦愛憎之致變耳。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旣至。監司準新法。分義勇爲四番。番上更戍邊。而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桀少。爲奇兵。佐之。敕民乾糧。皺飯。咸風戒。

雖內郡。皆修城池樓櫓。如邊。而遣兵就糧於長安河中。三輔騷然。光疏謂永興方歲凶。公私殫弊。不可以舉事。又一路不被邊。諸城池樓櫓。非急務。宜緩。乾糧皺飯。令風造。稍久。皆腐爛。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脫有變。之興。臣請伏怠事之誅。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移許州。不赴。乞判西京留司。以歸。旣歸洛。絕口天下事。而帝終注信光。曰。如光者。使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右丞蒲宗孟。詆訾光。以爲天下人才。半爲光所壞。帝不答。張目直視者。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可司馬光耶。如光未論他事。但辭樞副一節。朕卽位來。一人而已。及天子以歲大旱。下詔求。

直言。光讀詔泣。欲默不能。恐復疏論青苗。免役。市易。邊事。保甲。水利。六事之害甚具。且曰。竊觀陛下英叡之性。希世絕倫。卽位以來。銳精求治。耻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三代之隆。下亦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士。與之共政。言聽計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抑退。垂衣拱手。以聽其所爲。莫之或問。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所欲爲。教焉以周公自任。耻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大。所不忍聞。災異之徵。於古罕見。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翼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已。惡人

異已而已矣。陛下授之以威福之柄。使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棄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胸臆。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孰肯棄福而就禍。去榮而取辱者。於是天下之躁於富貴者。翕然向之。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而比年以來。中外任事權之臣。無慮皆其私人。懷忠直。守廉耻之士。皆播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所寄耳目。以規朝政之得失。糾大臣之專恣者。亦皆聽其自擇。違忤立逐。必得其佞諛諂媚之尤者。而後用之。其奉使詢訪利

害於四方。又皆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而何敢與之爲異。陛下見其文書爛然。州縣守幸。咸以爲便。詢謀僉同。莫大乎是。而不固皆幸臣一人之私議已也。又令使者督責州縣。奉不力者。輒以沮格免罷。皆不理赦。又潛遣邏卒聽市之謗議者。執而刑之。是以賢士大夫憤懣鬱結。仰屋竊歎。而不敢言。四方萬姓。饑寒憔悴。嗟號泣而無所告。如此而望百度之咸正。四民之樂業。頌聲興嘉。瑞洽。不遠哉。今天下北盡塞垣。東被滄海。南踰江淮。西及。叩蜀。自去歲秋冬。雨雪絕少。井泉溪澗。往往而竭。二麥無收。秋種未入。中戶之家。大抵之食。採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而當此之時。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鞭笞縲。綬。惟恐不及。臣恐鳥竄。則啄獸窮。則攫羸者。轉死溝壑。壯者不嘯聚山澤。將何之哉。今天下口祈心禱。惟冀陛下之覺悟。速更弊政。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及今改之。猶可及救。過是而民力屈竭。一旦渙然。乃始勞心安集。殆無及矣。臣在冗散。朝政小小得失。固不敢言。坐視百姓苦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憂。又不忍不言。自今歲來。衰病日增。恐溘先朝露。是以冒死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忽棄而不之信。則天也。臣不敢復有言。

矣。光歸洛十五年。爲天下所傾嚮。頌目以爲真宰相。雖田夫野老亦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臨衛。士望見咸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觀。馬至不得行。光懼而歸洛。蘇軾日登州入朝。民知其與光善也。所至擁其馬首大呼曰。寄謝司馬相公。願無歸洛。相天子活百姓。卒起相元祐。更宿弊與民順流。諸具帝紀中。時兩宮虛已以聽光。光亦慨然知無不爲。以其身殉社稷。體爲羸瘠。賓客舉諸葛亮食少事煩語戒之。光曰。死生命也。吾何知爲之。益力。追屬疾。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議未決。太息曰。

四害未除。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屬公。公必勉之。病稍間。詔免朝。許乘肩輿。三日一赴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肩輿至內東門。令子康扶入對小殿。命母拜。光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及疾革。諄諄語如夢中。不復自覺。皆國家大事。壹未嘗及其私。卒年六十八。皇太后爲哀慟。卽日與帝臨其喪。祔時有加禮。賜碑額曰。忠精粹德之碑。京師爲罷市。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旣歸陝。送葬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致祭。自京師至四方皆畫像祀祠之。飲食必祝子康孝。以

居器寢塊。得腹疾。亟召醫。民爭趣醫行。曰。百姓受司馬相公恩厚深。今其子病。必速行。醫至而康疾已不可爲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出天性。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未嘗妄語。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敬信之。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兄旦年八十。事之如父。保之如嬰兒。不事生產。居第僅蔽風雨。有田三頃。器夫人質以爲葬具。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其好學。至不知饑渴飲食。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乃其誕。吾不信也。卧齋閣。忽蹶然起。公服

執手版危坐。或問之。曰。屬以天下安危爲念。敢不敬乎。始光操履行誼。與王安石畧同。已。安石專國而慢。光數爭不聽。引去。天下益信光。而安石負訾議遂深。已。遂爲薰蕕。安石卒。光旣秉國。病在告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宜從厚。其德厚如此。紹聖初。博下柄國。奪贈謚卅碑。蔡京自書。姦黨爲大碑。頌郡縣。令監司長吏聽。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石。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罪之。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靖康初。還贈謚封。建炎中。于石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醜享哲宗廟廷。

呂正獻公公著

字晦叔

壽州人。相中公夷簡子也。幼嗜學。

忘寢食判穎州歐陽公爲守引爲友。王安石事之安石博學善辭辯人不能難。公著獨以精識約服之。安石嘗言每疵吝不自勝。見晦叔卽豁然而反。所謂能使人意消者也。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退恬。賜五品服。除崇文院簡討。進知制誥。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公著於經傳同異訓話得失。皆粗陳其略。不深論。惟治亂安危之統。必反覆言之。帝改容俯聽。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簡穎王府宮僚。與韓維並啓沃爲多。神宗立。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中丞光以論事罷。還經樞。公著封還敕曰。光以舉職而罷。是使有言責者。不得盡

其言也。詔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繇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罪。以正法。帝諭之曰。所爲徒光者。賴勸講。非以言事也。公著請不已。竟辭銀臺之命。知貢舉。言天下臨軒策士。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請發策咨治道。從之。爲著令。已安石專。公著於帝前間適之。又斥呂惠卿爲佞人。出知穎州。語具帝紀中。元豐末。起知河陽。過闕入見。帝以青宮恩。語深洽。公著前謝病。不任治郡。乞在京宮祠。曰。願得拾遺闕也。帝大喜。召入翰林爲學士。已爲樞密副使。始公著與學士光並卧洛。至是公著獨起。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程御史顯曰。呂公世臣。又青宮舊臣。帝嘗縱言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也。帝嘗縱言

及釋老。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又嘗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而治也。公著對曰。不然。貞觀之治。以能屈已從諫耳。帝又言。漢武雖以汲黯爲戇。然不冠不見。後見絀。猶以二千石祿終其身。可謂容賢。公著曰。不然。武帝之於汲黯。言不用。諫不聽。僅能不殺耳。時天子臨御久。羣臣憚威嚴。莫能敢進規。至是始與公著相。唯諾竦然。敬納之。諫復肉刑。諫西師。諫詔獄。語具帝紀中。出安撫定州。徙揚州。哲宗立。以侍讀還。與司馬公光並相。光薨。獨當國。諸調劑事。具上紀中。

已請老。拜司空。平章國重事。卒年七十有二。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欲。薄滋味。平居無疾言遽色。無窘步惰容。無嬉笑俚近語。於聲利淡然無好也。暑不揮扇。寒不附爐。簡重清靜。蓋天性而充之以學。智慮深敏。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動其心。與人交。一出於誠意。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而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也。每議政。必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奪。族子嘉問。陰入官。竊從祖公弼論駁新法草。示安石。

得進。或言嘉問敗壞家法。借也。公著不答。一客迎意言。公於人何所不容。况族黨乎。又不答。既罷。子弟問二客之言。何如。終不答。蓋沈遜如此。

孫本中。字居仁。紹興中。至中書舍人。權直學士。

院端亮不阿秦檜免。

文潞公彥博。

字寬

汾州介休人。爲人寬簡。有弘度。而沉

幾能斷第進士。累侍御史。元昊犯邊。邊將平戰沒。監軍黃德和擁兵不救。誣平降虜以解罪。賂平奴證之。往卽訊得實。德和有與援謀。翻其獄。獄成而德御史至。彥博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具矣。事弗平。彥博受其咎。而德和受誅。西方用兵。偏較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

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將權不專。法不肅。敗道也。請申軍法。肅軍。遷天章閣待制。轉運使。進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知益州。歲饑。米騰踴。立發官粟。令就諸城門相近院館十八處。減價糶。榜通衢。招之。米價立減。益卒素驕。易爲變。彥博嘗擊毬。鈴轄廡中。外喧甚。乃卒長杖。卒不伏也。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伏。呼入斬之。竟毬歸。嘗夜宴。寒從卒譟。拆馬房屋爲薪。彥博曰。天寒。又房且壞。欲改造。拆與之。竟飲而罷。明日誅其魁。召拜樞副參大政。出平貝妖賊。還得相。帝爲言。搢紳奔競者多也。非裁抑。無以端士習。彥博曰。不若稍旌進恬退守道。

之人則競躁者耻矣。帝問其人，以張瓌、韓維、王安石對。帝嘉納，白汰諸路冗兵，減兵廩糧三萬石，爲侍御史。唐介所詆而罷，居久之，與富弼並相。言於帝曰：「介頃言臣事雖風聞，然甚中臣病，其爲人謹直，幸還之。」介以得召，會帝得暴疾而儲貳未建，賴彥博靜鎮之，而安語具。帝紀中尋請老，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累徙鎮，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英宗立，入覲，帝以定策功勞慰之。彥博避謝，不敢當，召爲樞密使。熙寧初，王安石創新法，彥博爲帝言祖宗法，何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處，宜博采衆論，以靜重爲先。安石奮然排其說，御史張商英

撫樞密事，搖之，驗無實。商英坐貶，而安石議分審官院，東主文，西主武，奪其權。彥博曰：「如此則臣無從與武臣接，卽有事，何自知其才而任之？」又論市易司賣果實，損國體力，引去。出知大名，尋以太師致仕。元祐初，相光薦起平章軍國重事，頃之，復致仕。黨禍作，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復太師，謚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而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不及。在洛，與洛人邵雍、程顥兄弟賓接如布衣。元祐初，契丹使入聘，蘇軾充館伴使，使人朝，見彥博殿門外，爲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問其年，曰：「八十餘矣。」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

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不逮也。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既歸洛。西羌曾有名馬。因邊吏請餽。其為外夷所敬服如此。論曰。昔蘇學士軾論司馬公之德。至感人心。動天意。而約之以兩言。曰。誠曰一。充斯言也。於終條理乎。幾矣。豈榮貌哉。正獻精識。將之以沈深。潞公弘大。又應機果確。乃紹聖崇寧間。兇焰熾然。即金石流鑠焉。謂天人可罔也。然黨碑石工弗鑄也。碑毀而彗滅也。夫是亦何可得罔矣。

函史上編卷之五十四終

函史上編卷之五十五

明盱眙鄧元錫纂

宋徽欽帝紀

徽宗皇帝諱佶。神宗第十一子也。

母貴儀陳氏。初封寧國公。哲宗立。封遂寧

郡王。進封端王。

哲宗崩。無嗣。議立後。皇太后向氏哭召宰臣曰。

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當以時定章。惇時為首相。抗聲曰。於禮律。當立帝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婦無子。諸王皆神宗子。皆庶也。何必然。其長君乎。申王長。然有目疾。於次端王佶當立。惇勃然曰。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語未畢。曾布覘太后意已定。端王入立屏後矣。欲自

為功。叱惇曰。惇退。皇太后宣諭甚當。端王當立。蔡卞許

將助為言。以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百官進秩一等

尊皇后劉為元符皇后。尊母陳為皇太妃。兄佖弟侯似

惇各進封立皇后王氏。殿學士履黃為尚書右丞。夏四

門下侍郎忠彥韓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禮

尚書清臣李為門下侍郎。前宰執純仁等復官。復先帝

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卞罷。恕放均州。卞京第安石子壻也。托紹述中

善類皆密疏建白請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笑每論政惇毅然主持卞噤不

敬齒而終在其術中。追復前宰執文彥博珪光公著大防摯等三

十三人官。秋七月皇太后歸政。八月薨。永泰陵。惇罷。知

州貶武昌右僕射忠彥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

密院。布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罷平準務。提舉太乙宮

熹安知樞密院事。左丞履罷。為太乙宮使禮尚書純禮。范為

尚書左丞。是歲葉遜川夏國高麗來貢遼遣使弔祭賀即位建中靖國元年春

正月。太皇太后向氏崩。遺詔尊故太妃陳為皇太后。高

平公范純仁卒。有傳惇貶雷州司戶參軍。夏五月葬欽聖

憲。肅向皇后。欽慈陳皇后。於永裕陵右丞純禮罷。知穎昌知密

院。熹罷。知河南同知密院之奇。蔣知樞密院事。吏尚書佃

陸為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清臣罷。知大名右丞佃陸為尚

圜丘。赦改明年元。

是歲遼王洪基卒。孫延禧。土河東。地震。京畿蝗。江淮浙湖南福建旱。

寧元年

帝二年

春相忠彥罷

知大名

前宰執光彥博等四十

四人復奪官右丞佃罷

知亳州

左丞將

許

為門下侍郎右

丞益

溫

為中書侍郎。翰學士承旨京

蔡

為尚書左丞吏

尚書擬之

趙

尚書右丞布罷

知潤州

京為尚書右僕射

兼中

書侍

焚元祐法。罷春秋博士。置郡縣安濟坊

養民貧病者

右

丞擬之

趙

尚書左丞。翰學士商英

張

尚書右丞。籍元祐

及元符末。相侍從而下百二十人為姦黨。刻石端禮門

冬之奇罷

知揚州

罷元祐皇后位號。復居瑶華宮中。太乙

宮使卡

蔡

知樞密院事。置西南兩京宗正。及敦宗院

宗室非祖免親者是歲太原等十一郡地震。京畿大旱。水。京東河北淮南蝗。江浙福建熙河潭衝。郴州

年春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毀范祖禹唐鑑三

蘇秦觀黃廷堅等文集。左丞擬之為中書侍郎。右丞商

英為尚書左丞。戶尚書居厚。吳尚書右丞。毀程頤出身

文字。令監司覺察所著書。置諸路茶場。更鹽鈔法

是歲于闐

來三年春鑄九鼎。詔天下坑冶金銀輸內藏。置文繡院

大內災。夏復鄆廓州

論功進察京司空封嘉國公執政轉三官

圖熙寧元豐

功臣於顯謨閣。以王安石配享孔子重。定姦黨籍。刻石

朝堂。復方田。中書侍郎擬之

趙

為門下侍郎。右丞居厚

具為中書侍郎。學士承旨康國

張

尚書左丞。刑尚書洵

武。鄧尚書右丞。立九廟。復翼祖。宣祖。十一月。幸太學。官論定。

六幸辟離。司業以下賜資有差。詔取士。祀帝園丘。赦。是歲。諸路蝗。京畿大雨。水黎。

峒蠻內附。占城來貢。四年春。十罷。知河左丞康國。知

樞密院事。令州縣做尚書六曹。分六案。鑄當二夾錫鐵

錢。門下侍郎挺之。趙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尋罷

為中太秋。用新樂。赦蘇瑚秀三州水。賑之。是歲復銀州。夏與羌酋合。

兵圍宣威城。殺知鄆州高永年。五年春。等星出西。中書

侍郎居厚。吳為門下侍郎。同知密院達。劉為中書侍郎。

詔求直言。以太白晝見。毀元祐黨人碑。赦復謫者仕籍。除黨人一切禁。

京罷。為中太。乙宮使。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夏罷。辟舉復元豐。遷

法各達罷。知亳州。是歲黎峒蠻常。晏開等內附。蒲甘來貢。大觀元年。帝七。春

正月。改元。赦京復。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置議禮局。於尚書省。

門下侍郎吳居厚。相挺之罷。挺之以曾布薦為中丞。擊

罷。為太乙宮使。薦得相。與爭權。相。右丞洵武。鄧為中書侍郎。戶尚書子

美。梁為尚書左丞。吏尚書諤。宋為尚書右丞。此後次相。登免不盡。

書。秋。大饗明堂。核民籍。丁口收落失實者。十一月朔。

日。擢京率羣臣。以不盡分賀。以開邊功。進京官。是歲。

涪州夷內附于。閩夏國來貢。二年春。封皇弟二人。子七人。為王。河東

北盜起。夏。以復。涪州賜京玉帶。加童貫官。皇后王氏崩。

冬。葬靖和皇后。刑州河溢。壞民舍。賑之。夏于闐人貢安。化渝州蠻內附。

三年春。京罷。為中太。乙宮使。中書門下侍郎執中。為特進尚書

左僕射

是歲播州揚文貴納土以其地置遵義軍瀘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純磁州夏閣婆占城來貢

四年春等出奎婁赦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立皇后鄭氏

秋九月朔日禱祀帝園丘赦改明年元夏來貢南

政和元年

帝十有一年春商英罷商英佞佛稱有覺章惇經

就坐與惇語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安石擢監察御史元祐初為呂公著所抑不得進哲宗親政召為右正言商英憾元祐大臣力攻之

語險激至比宣仁為呂武眾畏其口御史取商英所作

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亦其反覆罷知亳州及是

京久盜柄中外怨疾商英能立同異人更爾為賢以得

相時久旱等長竟天是夕滅明日雨帝大喜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小變京政以悅眾尋罷知河南貫使

遼以李良嗣來謀伐遼是歲夏交二年春京復太師致

仕夏復三日至都堂議事改太尉冠武階止三公三

孤官改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左右僕射為太宰

少宰冬十月得玉圭十一月日南至受圭大慶殿赦京

進魯國公執中為少傅執政皆行給地牧馬法是歲蜀夷

置亨高麗來貢三年春追封王安石舒王配享孔子廟元符太后

劉暴崩三月朔日禱夏作寶和殿作玉清和陽宮頒五禮新

儀頒新樂冬十一月祀帝園丘赦是歲賜方士王老志

天下訪道教仙經江四年春置道階號洞微先生遣使行

東旱溫封磁三州火二十六年夏祭地方澤以太

祖配赦作延福宮冬詔廣南市船司歲導河大伾是歲

西溪峒地置龍兌二州五年春正月立子桓為皇太子赦闔貫領

六路邊夏作葆真宮秋七月朔作明堂大伾三山橋成

是歲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瀘南晏州夷反轉
運使趙適等討平之高麗遣子弟入學賜方士王仔晉
號通妙先生平江六年春上清寶錄宮成會道士大內
府常湖秀州水

京正公相位總三省事秋詣玉清和陽宮上玉皇上帝

宮冬十一月祀帝園丘赦是歲茂州夷內附賜方士林

觀占城大食真七年春道錄院冊帝為秋九月大饗明

臘大理來貢教主道君皇帝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天神降閣貫領樞密院事作萬

歲山是歲熙河環慶涇重和元年帝十有春受定命寶

赦使浮海如金約攻遼夏五月朔日饗以林靈素為通

元冲妙秋九月饗明堂詔置內作神霄九鼎冬置道官

先生經道德經莊列博士改元赦是歲掖庭大火江淮荆浙梓宣和元年

八等道職夏四月朔貫擊朔方敗績以捷聞論功行賞大秋貫為

太傅九月饗明堂十一月祀園丘赦是歲京西饑淮東

二年夏祭地方澤京致仕九月大饗明堂復遣使如金

議攻遼冬十月朔建德軍妖賊反貫為江淮荆浙黼為

少保太宰兼門下盜陷建德歙州將郭師陷杭州廉訪

約死之是歲淮三年春盜陷婺衢州守臣彭汝陷處

州夏盜平睦州境梓桐幫源諸谿洞地幽險有漆楮竹

以左道惑眾因民不忍聚貧乏名誅朱勳起為亂置官

命不旬日眾至數萬陷睦歙州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

杭州得官吏必斷鬻肢體備楚毒以償怨王黼匿不以

聞淮南發使陳邁來乞師帝始驚以童貫為宣撫使
譚稹為制置使率禁旅十五萬討之貫至吳知民困花
石之擾作手詔罪已罷諸應奉造作局及花石綱運而
民悅臘以破平時淮南盜朱江亦以朝政亂率其徒三
十六人橫行河朔間掠十郡官吏得貧弱不殺賙之知
海州張叔夜募死士伏近城出輕兵誘之戰方合潛遣
人焚其舟賊聞之走復置應奉司相黼及內侍秋黑皆
伏兵乘之江乃降

見禁中。元豐末有物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
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來每出若屋
推倒聲形彷彿如龜長丈餘黑氣蒙之不了了氣所及
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
及內殿中人狎見亦不大怖也已洛陽府畿內忽有物
如人或如犬色正黑不辯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
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托以作
過者久之乃息都城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
疏秀甚美特詔為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大
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忽釋荷擔向門戟手置
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宜速改也捕下開封
獄閱一夕方醒則茫然不知向所云為何也斃之獄中

貫為太師九月饗明堂河決清河埽冬

十二月朔日封

于二人為王括民田東南西路

遣宦者李彥。是歲諸路蝗水壞天成聖功橋

四年春金人來約夾攻遼夏貫伐遼敗績冬擊燕山師

潰十一月祀圜丘赦金入燕來獻捷

是歲金破遼中

年使輸平于金

許歲幣四十萬加燕京代租錢百萬

論復燕雲功黼為太

傳總三省居中太保攸少師貫封徐豫國公五月祭地

方澤張鼓以平州來附命知平州秋

八月朔日

饗明

堂冬

十月雨水

金陷平州張鼓走燕山縉函首送之金

是歲

金主阿骨打率弟吳乞買立金遣使來賀正旦秦鳳旱河南京東淮南饑賑之

免夫錢冬白時中為特進太宰

兼門下侍郎

邦彥李為少宰

兼中書侍郎。饗明堂。罷應奉司。置講議財利司。京東河東陝西地大震。雨木

原。民流。夏高麗于闐羅。殿來貢。七年。帝二十有六年。春。雨木。京

致仕。貫為廣陽郡王。熙河河東路地震。九月。饗明堂。遼亡。有錄

榻而。十一月。祀帝園丘。赦金分道入寇。貫逃歸。金圍大

原。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金犯中山。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

造局。詔罪已。求直言。罷道官。罷大晟府。行幸局。詔內禪

皇太子桓即位。桓帝長子。母恭顯王皇后。初封京兆郡王。進定王。尊帝為教主

道君。太上皇帝尊皇后為道君。太上皇后赦立皇后。朱

氏。靖康元年春正月。求直言。金陷濬州。梁方平。師潰。濟河道

君皇帝出居亳。黼安置。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家。放朱勳

歸田。黼至雍丘。盜殺之。留守綱。為尚書右丞。白時中罷。邦彥

太宰。兼門下侍郎。邦昌為少宰。兼中書侍郎。金犯京師。攻門。何灌戰死。

邦昌副康王使金軍。罷右丞綱。謝金。道君皇帝如鎮江。

兩河制置使。种師道率師入援。梁師成。賜死。右丞綱充

京城防禦使。金退。京師解嚴。赦邦昌為太宰。兼門下侍郎。敏

中。白少宰。兼中書侍郎。同知密院師道罷。秦金陷隆德府。知州

張確。通判趙梁方平。伏誅。邦昌罷。為中太乙宮使。徐處仁為太

宰。兼門下侍郎。太上皇帝還京師。帝朝龍德宮。立子諶為皇

太子。貫安置郴州。以同知樞密院事師道出宣撫兩河。

尋罷。右丞綱代將援太原。慧出。紫垣。京安置儋州。攸雷州。貫

吉陽軍。子孫竄遠州京死潭州。貫良嗣伏誅。蔡攸及弟

脩朱勛並賜死。左丞綱罷。提舉洞霄宮遣使繇海道使金議

和。罷西南勤王兵。冬金陷真定。都鈐轄劉陷汾州。知州

張克戡兵馬都監。割三鎮界金。雨木金陷平陽。陷威勝。隆德

澤州。同知樞密院种師道卒。宣撫折彥質師潰。金濟河

犯京師。軍青城。梟為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金陷懷

州。守霍安國林淵鈐轄張金攻宣化門。遣間使命康王

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領諸道兵入衛。甲寅大風大雨雪。

連日夜。乙卯。金焚南薰門。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京城陷。

中書舍人高振戰死日赤如大無光。夜有辛酉。帝如青城。十二月癸亥。帝至

自青城括金帛。遣使割兩河地以和。二年春。帝再如青

城。韜若水自經金軍二月上。皇與太后皇后皇太子並

入青城。金人立張邦昌。稱楚二帝及太后太子宗室。並

北狩。初徽宗嗣位。群臣請皇太后同聽政。太后以長君

辭。王泣拜。移時乃許。時二惇二千比而與國政。屏忠良。

天下側目。太后召韓忠彥為門下侍郎。忠彥入對。陳四

事。日廣仁恩。日開言路。日去疑似。日召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

戒用兵。太后嘉納。為左右正言。中丞安惇沮之。日鄒浩當元符立后時。疏

指斥得過。今復用其無乃彰先帝之失乎。太后曰。立后

大事。中丞不言。浩獨言。正人所難。何為乎。不可。惇懼而

退。陳瓘進曰。陛下欲開言路。取浩旣往之善。惇乃騁私臆。惑主聽。宜明示好惡。出判潭州。筠州。筠州推官崔鷗。應詔言。臣聞毀譽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好惡。所可得而私也。故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之人。訟言之曰。姦。夫乘抵巇。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苞苴蒲門。私譖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以求利。謂之姦。可也。以竒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操國家刑賞之柄。報恩讎。謂之姦。可也。蒙蔽主聰。排擯正士。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名之指斥。杜天下之口。便其私。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小人兇忍。根乎天性。譬則蛇虺。見物必怒。有觸輒發。天下無事。不過讒賊忠良。破碎善類而止。積釁成禍。以至于緩急危疑之際。必且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糾姦邪。門下不駁詔勅。喑默如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於何而聞之。夫四月盛陽之月也。而逆陰于陽。謫見于天。於謹告明甚。惟陛下畏天威。嚴民命。昭邪正之辯。侍御史龔夬言。昔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當時所誑傷者。獨寇準李迪二人而止。及惇秉政。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天下所謂賢者。一日之

間。布滿嶺海。有宋而來。未之有也。下懷姦深阻。外示沈默。中懷螫毒。凡惇所爲。下實發之。望譴黜以昭威斷。於是臺諫陳師錫。陳瓘。任伯雨。黃庭堅等。文章論劾。惇分司池州。下放潭州。瓘復言。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看詳宮安惇蹇序辰。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毒如此。請正刑辟。以示天下。惇序辰除名。復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內郡。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子孫。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迎居禁中。時惇下旣去。而翰林學士蔡京。隱隱未著。時莫能指也。侍御史陳師錫。以爲京下同惡。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內侍戚里。規大用。此禍幾所伏。御史龔夬言。京治文及甫獄。上詆誣宣仁。下歸過先帝。必欲族滅無辜。以逞其志。其時諸案牘章疏具在。誠按之。其煨煉附會之迹者。可得也。請覆按。未報。會御史中丞豐稷。自河南召。京迎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爲中執法。必有高論佐國家。可得聞乎。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條列京罪狀最悉。京出知永興軍。削林希官。蓋僅數閱月。蠲逋負。復流人。諸忠正名賢。榮收用。而公論甫定。會太后崩。韓忠彥與曾布並相。布爲帝言。元祐紹聖。兩均有失。宜消釋朋黨。明大中。帝深然之。改明年

爲建中靖國元年。給事中任伯雨入對。言國不可以有黨。然自古未聞君子小人雜然並進。而可以致治者。蓋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二者並用。終歸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而後已。唐德宗以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不戒。不聽。繇是邪正雜用。而國論始搖。布旣相。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謂之日。兄方得君。當引用正人。翊正道。杜惇下復起之萌。而數月來。所謂端人正士。繼迹去朝。今用以爲侍從臺諫者。往往皆前日事惇下得志者也。一旦勢異。必且首引之爲固位計矣。縱惇下斥不復用。一蔡京自足兼二人。兄必戒之。布

不能用。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白氣散。復有黑氣。衝侵之。左正言任伯雨曰。陛下嗣位之初。正歲之初。而赤氣起於暮夜之陰。日爲陽。夜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小人謀君子。下干上。邪干正。而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相警告。願進忠紂。邪嚴名分。謹邊備。以消復大異已。又言章惇迷國罔上。毒流縉紳。方先帝上賓時。輒逞異志。向使其言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貸而不誅。國法廢矣。臣昨充館伴。聞北使言。去歲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

四。謂南朝真錯用此人。已又問。柰何獨行遣。如是以此觀之。如惇者。不獨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亦以爲可殺也。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力爲言。乃貶雷州。初蘇轍謫雷州。勅不許占官舍。僦民屋以居。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寃治。以僦券明甚而止。至是惇至雷州。問舍。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得也。惇慙亟去。後徙睦州死。時相布復進紹述之說。而中丞趙挺之復排擊元祐諸臣。以爲功。左司諫江公望爲上言。元祐人才。皆出於嘉祐熙豐培養之餘。重以紹聖竄逐之慘。今存者眇矣。神考之與諸臣。非嘗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之言而黜之。使天下騷然。不得盡繼述之美。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刮

之則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有爭。有爭則有讐。而黨論復作。陛下改元詔旨。思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以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渝之。如皇天后土何不省。已遂改明年爲崇寧元年。風天下。一主於熙寧。而國是大變矣。童貫者。閹人也。爲供奉官。工巧媚。先事逢意。欲以故幸。令訪書畫珍奇於三吳。雷屢月。蔡京放居杭。與之游。不舍晝夜。貫附語言奏薦之。太學博士范致虛與左階道錄徐知常善。薦京才可相。知常出入宮禁。爲游聲。繇是宦官宮妾。小大交譽京。帝信之。會相忠彥與會布交惡。布引京自助。召爲翰林學士承旨。起居郎鄧

洵武入對言。陛下神宗皇帝子。相忠彥。則韓琦子也。神宗行新法。利天下。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考之法。是忠彥能繼述父志。而陛下不能也。必繼述。非相蔡京。不可矣。於是忠彥以觀文殿學士知大名。而召京爲尚書左丞。進右僕射。制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朕欲述父允之志。卿何以助朕。京頓首願盡死。於是首發布私子壻陳佑甫以從官。遂柄國。托紹述之名。今天子必從已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官。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引其黨爲僚屬。謨議之。取政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山

澤賦調諸事。令分曹主之。事三人。於是舉熙寧元豐諸興利法。益培克爲峻深。焚元祐法籍。元祐中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等。待制而上。蘇軾。范祖禹。孔文仲。朱光庭等。餘官程頤。秦觀。張來。內臣張士良。武臣王獻可等。百二十人。目爲姦黨。請御書刻石。端禮門。而籍元符未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復廢元祐皇后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覺察所著書毀之。尋自書姦黨碑。頒郡縣立石。於是京囊括四方之財。實中都。誇富強。復榷茶法。更鹽鈔法。鑄當十大錢。已又鑄夾錫鐵錢。詔天下坑冶

金悉輸內藏。置京西北路交子。收天下利權。畢自予。而
 民生困瘁。商賈流離。邊儲枵然。不恤也。於是京師帑藏
 乃盈溢。京乃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鉅萬有奇。和足以
 廣樂。富足以備禮。此熙豐法行之效。豐豫之極。當制作
 以文太平。而動以周官。惟王不會之說。藉口。每及前朝
 惜財省費者。姍笑以為陋。土木營造。卒欲度前規而侈
 後觀。帝大悅。命方士魏漢津定樂。破先儒累黍之說。用
 夏禹身為度之文。取
帝指三節三寸為
 度。定黃鐘之律。鑄九鼎二十四鍾。置禮局。討論古今
 郊廟宮室車輅服章。若冠昏喪祭沿革之儀制。脩物采
 備器數。頒五禮新儀行之。詔作辟雍於都城南。為學制

峻嚴。禁史學。專之於經義。令取士繇太學。置三舍法。以
 積分升上舍。乃入官州郡。解發禮部。考試。此罷。置書畫
 筭學。置東西南北輔郡。拱大畿。於是圖熙寧元豐功臣
 於顯謨閣。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子雱
 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以童貫監洮西軍。復湟州。招誘
 蕃落入貢。謬以為內附。遣林摠使遼。使摠激怒。以啟釁。
 欲威四夷。而佳兵。置蘇杭應奉。置花石綱。東南煩費劇
 焉。京以為天下花石佳者在蘇杭。遣所善朱勗。致一二
 奇卉。以尊帝。帝大悅之。於是置綱。運使勗領其事。搜
 剔巖藪。斷山輦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方取之。不得不
 止。士庶家一木一石。堪把玩。用黃封表識之。護視不謹。
 輒重譴。已撤屋發墻。出之。程督慘刻。值役者中家而下。
 無慮皆破產。粥子女以供。在道捕縛商船。凌轢州縣。截

柳漕運莫敢

京執政五年。天下憤怨。彗出西方。長竟天。

誰何之也。帝頗心動。避殿損膳。中書侍郎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

覓上書邪籍之禁。從之。夜半敕毀碑。京翌日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以太白晝見。京罷免。京令其黨言於帝曰。京所改者法。皆稟上旨。非私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何所逆天。而致威譴如是。且是非所為。紹述之意也。得復召侍郎逵。以專恣反覆。罷知亳州。又三年。京出知杭州。又三年。復召為太師。賜第京師。子攸。條皆大學士。儵尚帝女。家人廝養。亦都顯官。媵安封夫人。當是時。帝惑方士言。而道士王老志。王仔昔之徒。用作延福宮。宮五。

宦豎五人分作之。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中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欄。蹄尾動數千。嘉花名卉。怪石巖壑。幽勝若天成。於北河鑿大坏。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而方士林靈素為帝言。天子者。神霄玉清玉帝長子。降生者也。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作明堂。作玉清陽和宮。作上清寶籙宮。皆中通禁署。以便齋醮禱祠之事。於是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主道君皇帝。立道學。置道階。求道教仙經于天下。作宮觀徧天下。又造言天神降。造天書雲篆。而神姦謾誕之妖作矣。語具異教考。

初帝以嗣子爲憂。道士劉混康以法錄符水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協堪輿家言。儻因形勢稍增之。使高。當有多男之祥。命爲數仞岡阜。而後宮就館者漸多。帝喜。乃益營。又於寶籙宮。築山曰萬歲山。成命之曰良嶽。已以金芝之產。萬壽峯。更名壽嶽。窮侈麗不厭。山周十餘里。中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山東有萼綠華堂。紫石巖樓。真磴之屬。山南則兩峰並峙。有鴈池。雖離亭。山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亭。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浮陽亭。雪浪亭。西流爲鳳池。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北岸有勝筠庵。躡雲亭。飛吟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外。時蔡攸寵於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皆窮極巧妙。帝見無時。與王黼預宮中秘戲。侍曲宴。着短衫窄袴。塗

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頌殿中

監。寵信傾其父。嘗言於帝曰。人主以四海爲家。太平爲

娛。歲月何幾。而自勞苦爲。於是帝益放意於逸游聲色

之樂。而京攸父子權利乃相軋。一日攸詣京。京方與門客語。聞攸至。使避之。攸

甫入。遽起。握父手。作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宜自愛。禁中方有公事。卽

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悵惘曰。君顧不解耶。此兒欲以吾爲有疾。罷吾政事耳。居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

仕朝。朔望。帝亦寢寢厭薄。京所爲。屢罷屢起。且擇京不合者

爲執政。扼之。而京頽頓無耻。乞哀于澤。無忌顧。甘心之

矣。蓋再召柄國者二十年。時宰執趙挺之。張商英。鄭居

中。劉正夫。張康國之倫。皆以諂附京得進。獨何執中謹

事京無可否。朱諤林攄。余深薛昂。終死傍附之。餘競權利。相責望。弗償。相傾。構往往也。一日康國朝退。暴得疾。仰天吐舌。鼻至待漏院。

卒或疑中壽云。

而內侍梁師成。童貫。李彥。怙權寵用事。師成官

太尉。宰臣黼。至以父事之。雖京亦諂附焉。貫太師。封楚國公。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前執政冠帶執笏迎馬首。彥坐自如。一邑租錢。增至十數萬緡。而天子時時爲微行。沉於酒。繇中便門。過飲師成家。已復飲黼第。酒困甚。至不能言。夜漏盡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入。是夜諸班禁從。爲嚴衛。達旦。翼日醒。不能興。輟朝。蓋沉湎至此。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言京社稷之賊。懷不道。塞

下耳目。荒其心。下獄流嶺南。右正言陳禾。劾貫經臣怙寵弄權狀。讀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樂。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帝感動慰籍之。內侍請易衣。帝却之曰。畱旌直臣。翼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謫監信州酒。秘書省正字曹輔言。陛下厭居法宮。乘小輦出入。阡陌翺翺。郊坰之外。極游樂。忘反道途。流聞始猶疑惑。邇習爲固然。臣竊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而玩安忽危。至於此也。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

離則爲楚越。在於斯瀕。甚可畏也。蚩蚩之民。萬有一包
藏禍心。當乘輿之不戒。雖神靈擁護。而威重則已損矣。
又况有臣子之所不忍言者乎。有旨赴都堂問狀。參政
余深詰以出位。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小大。
愛君之心。無小大一也。輔陽顧同官問之曰。疏中言盤
遊事。豈有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人畢
知之。相公當國。獨不知耶。誠不知焉。用彼相。編管郴州。
輔字戴德。南
劔州沙將人。當是時。女直已蹙遼。僭號稱大金矣。遼燕
人馬植。故仕遼爲光祿卿。行污不齒。聞貫以大閹使遼。
至盧溝。則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與語。大奇

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良嗣獻策言。女
直恨遼人刺骨。而天祚失道。國必亡。本朝若自登萊浮
海。詣女直。與結約夾攻遼。遼可圖也。帝悅之。蔡京故治
王安石言。以中國失雲燕爲大辱。與王黼力主其事。於
是遣武義大夫馬政使女直。結好。金報聘。遣良嗣以右
文殿脩撰。賜國姓。名市馬。實約夾攻遼。請石晉故所棄
地以爲分。朝散郎宋昭上書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隣
之必爲中國患。兩國之誓曰。敗盟者禍及九族。九廟祖
宗之靈實臨之。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
今承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兵端自我始。陛下以仁覆天

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使肝腦塗地乎。乞斬
黼貫良嗣以已難。編管海外。金報命如約。熙河將趙隆
有武力。貫欲籍以圖功。撫其背謂之曰。若與我共此。封
拜可得也。隆曰。隆武夫。豈敢干一時功賞。敗祖宗二百
年盟好乎。今啟釁。恐異時萬死莫贖也。貫默然。樞密鄭
居中於政府。面質京曰。公不爲國守盟約。而輕造此端。
何也。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壹不聞漢
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今啟釁。卽異時百萬生靈。肝腦塗
地。將何以屠之。京亦默然。惟帝亦以爲睦寇初平。憚用
兵。悔之也。獨王黼欲攘以爲功。爲帝言。中國與遼盟。業

久實敵國也。何損於信。今不取。則燕雲故地爲金有。將
於何復之。於是詔童貫爲河東北宣撫使。蔡攸爲副使。
勒兵十五萬以應金。都統制种師道曰。師直爲壯。曲爲
老。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分其室也。曲
甚矣。蓋已諸貫不聽。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
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
基他日之禍。竊爲大國不取也。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
大國圖之。貫不能對。會遼將郭藥師率所部以涿易二
州來降。詔授恩州觀察使。導攻燕。而師敗于白溝。貫顧
刻統制師道。陰助虜。戰不力。以爲鮮。貫遣劉延慶將兵
十萬出雄州。渡白

滿師亂。次濟藥師曰：今大軍敗隊行而不設備，有如敵設伏掩擊，殆必危者也。不聽。至良鄉而敗。延慶遂壁不敢前。藥師曰：燕留守兵，度不滿萬人。今悉師來矣。燕內虛，願得奇兵五千。人從問道襲之，城可得也。延慶曰：善。藥師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爲後繼，許之。於是藥師帥所部夜半發盧溝，倍道進，質明先登，奪迎春門入。而先世渝約，不敢前。藥師勢孤，縋城下走，而免。於是遼將分兵斷饗道，得漢卒二人，繫帳中。傳令曰：吾師三倍漢軍，可克也。明舉火，則分左右翼而精兵衝其中，必殲之。乃逸其一人，還言之。延慶以爲信，卽自燒營，道士卒相蹂踐者百餘里。自熙豐所造新樣弓刀械器幾盡。當是時，中國承平久，天下耗弊。

業枵然有外強中乾狀。而將怯士頓，師伐遼輒衄。藥師還，進安義軍承宣使。然亦知中國不足恃，中懊悔誤降矣。雖京亦私內憂之。張翥者，福州儒生也，與京善。造京京厚遇之。張外館，令子弟從受學。翥欲發危機動之。一

日呼諸生前，命學走。諸生拱揖曰：日聞先生勅諸生言。徐動莊，今教之走，何也？翥張目大罵曰：天下爲若翁所敗壞，亂且作，不以此時學走，寧當從俱死乎？持大挺逐之。諸生四走匿，以爲張先生患狂易病妄語也。以謂京京聞之心動，夜持酒造之，問病。實咨計。翥曰：今天下洶洶，燕薊又接兵，宗社危旦夕耳。宜亟引舊德老成置左右，開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布內外，庶猶可及救。不者殆矣。京大動，問其人。以楊時對。時河南程氏高第弟子也。學成德尊，爲天下所注嚮。又京省人，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秘書郎。時

至入對言古君臣警戒在於無虞。今大難蓄矣。而一不之虞。願爲宣和會計錄。周知天下財用出入之數。又言熙寧元祐分二黨。禍至今未殄。願條祖宗之法。著爲綱目。宜於今者舉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以趨於中。又疏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省轉輸。募邊民爲弩手。殺常勝軍之勢。又言京都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宜亟脩戰禦備。時不能用。童貫以伐燕再不勝而懼。則密遣使如金。求如約夾攻燕。金許之。分道疾進。攻居庸關。關墮。遂克燕。而中國師失期不出。於是遼五京悉爲金有。而中國一戰未嘗勝。尺土未

有得也。今乃遣騎送趙良嗣還自燕。且獻俘。先是約克燕日。割石晉故所賂契丹地爲分。而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後唐求援者也。至是朝議欲得之。遣良嗣往請。而金人見中國師無紀數。敗輕之。欲背約。謂良嗣曰。營平灤吾要害地。吾欲作邊鎮。何可得也。今獨與若燕薊景檀涿易凡六州。燕京亦本兵方攻得之。其租稅當輸之本朝。宋必欲營平灤。卽燕薊不與矣。良嗣曰。往所約者山前後十七州。今云然。如信義何。且租稅地產當隨地。豈有與其地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地自我得之。當歸我。今以與若國。所謂取諸懷而與之者也。

於租稅何有。大國熟計。如不許。則涿易吾土也。請速追
涿易之師。無久留我疆。良嗣還報命。而中國憚兵。一聽
之。不復以負約爲責。而以銀絹代租稅。往報命。金終顧
吝燕。又知中國不足忌。厚有要。王黼欲功速成。盡許之。
要增歲幣。則許遼舊歲幣四十萬。要增租稅。又增燕京
代稅錢百萬。要歸叛人。則許簿送諸叛人。求釋餉。又許
二十萬石饋之。於是金意滿。乃遣使以誓書及燕六州
歸。而天子論復燕薊功。京黼攸皆進位。貫爵徐豫二國
公。已。援神宗詔。復全燕地者。胙土錫爵。貫進廣陽郡王。
時燕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所驅掠。而北獨空。

城。於是悉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餉軍。又徧率天下府
州縣各科免夫錢佐焉。海內困弊。轉運使呂頤浩言。今
開邊雖悉力竭財。懼後終難繼。且條燕山河北危急者
五事以上。帝怒奪一官。初粘沒喝欲渝燕雲之約。金主
日海上之盟。自我許之。何可忘也。我死汝自爲之。會金
主卒。其國所謂完顏太祖者也。弟吳乞買嗣。而張穀以
平州來歸。欲嫁禍。王黼復勸帝納之。金以納叛人來責。
又函穀首昇之。當是時。金使數往返中國。諸山川道途
險易。迂直阨塞。及朝廷虛實治亂。業盡得其要。頤粘幹
喝與幹離不者。勸金主必南伐。毋後時。於是粘沒喝帥

諸將自雲中趨太原。幹離不撻懶帥諸將自平州入燕山。時童貫爲金人所給。云許割蔚應飛狐靈丘。往受地。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則遣使好逆之。使至軍。責庭參畢前議割地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諸要塞膏美地耶。地信美然不可得也。今山前山後皆我有。未論第別割數城來贖罪可也。使還以告。貫謾言曰。金初立國。何敢爾。未之信。勸爲備。不應而粘沒喝遣使持嫚書來責。渝盟曰。必速割河東河北地。以大河爲界。用存宋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膽落不知所爲。卽以赴闕。稟議爲名。欲還汴。時貫以郡王兼太尉宣撫使督師矣。太原守張孝

純止之曰。金渝盟。王當會諸路將士力捍之。太原險可守也。王一去。則人心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失。河北亦未易保。願少留。貫艷然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留貫。置帥臣何爲。遂宵遁。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許大威望。卒有變。乃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先是郭藥師以殺張穀而懼。曰。金人欲得穀。卽與穀脫。令欲藥師。藥師能自保乎。於是諸降將士皆解體。而藥師專制一路兵。朝論頗疑之。以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藥師迎拜帳下。父事之。貫大喜。歸爲帝言。藥師必可倚。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至是遂以燕

百史一編
卷之五十五
三
叛降金。燕州縣盡陷。天子乃大恐。始下詔罪已。求直言。太學生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仇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開隙於燕。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惟肆諸市朝。謝天下。邇英殿說書楊時言。今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作遠近之氣。若示以怯懦不振之形。則大事去矣。諸要害地。當嚴爲守備。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戰。使目困而擊之。敵攻城邑。遣援兵外襲。令腹背受敵。使無邇都鄙。若因仍不圖。敵得深入。薄都城。殆而已矣。且言今日事。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高城深池。堅

平利兵不足守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工作東南。花石其害尤甚。欲致人和。必先去此三者。於是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罷道宮及行幸諸局。而金師深入矣。時天子溺宴安之日久。忠賢入黨。籍禁錮。國無君子。公卿皆京黼所引用。並邪佞庸瑣。獨謾誕爲侈驕。左右婪汰。聞師命。卽震懾奪氣。欲南避。一籌未能展。於是詔皇太子爲開封府牧。欲籍以委難。太常卿李綱與給事中吳敏善。夜過之。曰。聞建牧。非將委太子以畱守乎。敏曰。然。綱曰。今敵勢昌。非正位號。不足以有定。尹牧無益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唐不再興。

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公曷不入爲上言。此宗社大計也。翼日敏以聞。帝卽召綱入。綱刺臂血。上書力言之。於是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爲欽宗。尊帝爲太上道君皇帝。后爲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爲太宰。竄王黼。永州道殺之。賜李彥死。籍其家。命蔡攸爲行宮使。奉上皇東幸。亳以避敵。而天子居守金濟河。宰執請南幸。襄鄧以紓難。兵侍郎綱以行營參謀官請對。曰。信如是。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委陛下。庸得而棄之。太宰曰。時中曰。都城單弱如此。何可守。綱曰。盡天下城池。深堅。寧復有如都城者。都城不可守。孰爲可守。且宗廟社

稷。百官萬姓咸在。今捨此安歸。惟勵將士。撫民心。與固守。待勤王策之上也。語未卒。內侍巡城還言。城樓櫓不具。城東濠淺不可守。帝顧綱曰。卿試往觀。朕於此候卿。綱循視訖。亟還請曰。城堅且高。諸樓櫓誠未備。然守得其道。卽不具無損。壕池惟樊家岡而下。以禁地。毋開鑿。誠淺狹。然精兵強弩據之。保無虞也。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者。固將以用之也。時中邦彥等雖書生。未知兵。然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其職也。時中勃然曰。綱自料能將兵否。綱奮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臣其敢違難。乃以綱爲右丞兼親征。

行營使巴帝入時中邦彥語欲決幸襄樊而命綱留守。綱力陳不可。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卽幸蜀。使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僅乃復之。此殷監也。陛下初卽位。中外欣戴。四方勤王。兵不日雲集。虜深入。可坐得廟勝之策。苟六飛朝發。京師夕亂。雖臣等百十人留守。何益。願爲社稷故。自勉。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泣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意稍定。俾中使追中宮還。因諭綱曰。今爲卿留。今治兵禦敵之事。一委卿。毋踈虞可也。綱惶恐受命。是夕。綱宿尚書省。詰旦朝。則道路洶洶。太廟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門。禁衛已

擐甲乘輿。巴駕六宮。襍被升車矣。綱惶恐厲聲謂禁衛士曰。汝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拉殿帥王從濳入。見曰。陛下昨許臣留。今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城。孰肯捨之去者。萬有一中道散亡。歸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待之。帝感悟。命輟行。宣勅諭六軍。皆拜呼萬歲。已。綱治守戰之具。日集。而分遣使督諸道兵入勤王。癸酉。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而軍相邦彥力請割地爲和。以紓難。金帥亦諤以議和。緩四方勤王。弛中國防禦。隳其心。許遣親王宰相。詣軍前。更誓書。結好。和可得。

也。於是邦彥贊和議益力。帝求大臣可使者。綱請行。帝不許。曰：卿性剛，往且有激，不可命。左丞棧往，綱爭之曰：虜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款以和。然所爲和者，得策則全安，不然禍愈甚，無益也。棧柔懦，恐誤國。因反覆言祖宗土地尺寸不可妄與人，許金幣過適，後不可繼。且北狄婪棧，往必張聲勢，厚要求，覘國俯仰，儻有求輒得，彼必肆無憚矣。願陛下熟察，而李棧竟遣至金師。幹離不者，南向坐，棧北面膝行前，惶怖失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京城破在頃刻，吾所爲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故，欲存趙氏宗社耳。今議和須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千

萬兩，牛馬百萬頭，幣百萬匹，尊國主爲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地以和。遣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渡河，幾可得耳。棧唯唯退。與金使來索賂，邦彥等勸帝悉從之。李綱言：金所需金幣竭天下力，然且不能足，况都城乎？太原河間中山號三鎮，實十餘郡地，塘灤險阻皆在，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軍翼順僖三祖陵寢在焉，何可棄也？至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不若遣辯士前與之議，所爲可不可者，遲留數日，大兵雲合，戰則尅，卽不戰而與盟，亦且憚中國而和，和可久矣。李邦彥曰：都城破在旦夕，何有於三鎮？况金幣乎？綱不能奪，因求去。帝

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而誓書成。日輸金幣金師矣。會涇原秦鳳帥种師道以其師入援。師道素以忠義勇略聞天下。帝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時師道老被病。召入見。命母拜。命肩輿入朝。師道入。再拜。問敵情。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帝曰。業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事陛下。和非所敢知。命周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方金使在廷。桀驁甚。望見師道拜謁。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千金。伺情歸。扼而殲諸河。邦彥不從。而金肆。李綱言金悖甚。非決戰不可。且敵兵號六萬。吾

勤王師集城下已二十萬。彼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窮中。一日縱敵。數世之憂也。今獨宜扼河津。絕敵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重兵堅壁勿與戰。俟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蔑不勝也。帝然之。而姚平仲者。違師道節制。往劫寨而衄。懼誅。亡去。幹離不使來責違約。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上事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所爲耳。非朝廷意也。議欲罷師道。縛綱與虜以解難。於是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詣闕上書。言綱奮不顧身。以其身任天下之難。所謂社稷之臣也。時中邦彥等庸謬媚嫉。誠社稷之賊。今罷綱。

正墮金人計中。乞復召。而誅邦彥等。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欲毆之。邦彥疾驅免。吳敏傳命諭諸生。令退爲軍民所擁。不得行。昇登聞鼓。搥壞之。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漑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衆鬪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於是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旣而都人言。願望見种少保。詔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與聲喏而散。明日。王時雍請致太學生于獄。禁伏闕上書。吳敏曰。是速亂也。但用宿儒爲諸生素信服者爲之。師靖矣。於是用邇

英說書時爲祭酒而定。先是蔡懋。主城守禁不得輒施矢石。士憤懣。是日綱治兵宿咸豐門。令殺敵者賞。衆踴躍奮起。夜發霹靂砲以擊虜。虜大驚。翌日薄城。挽神臂弩射却之。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者。綱召至帳中。執付御史臺推治。諸內侍之守城者皆罷。誅浮浪不逞者數十人。金度不能下。撤圍去。而京師解嚴。綱師道請亟發兵躡敵。阡而熾。諸河不聽。而三鎮爲朝廷守。金攻之不下。祭酒時言。河朔國家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也。自周世宗至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得之。一旦棄之。使敵騎馳驅吾腹心之地。此大患也。今三鎮爲國固守。願亟發

兵救之。三鎮拒其前。重兵躡其後。虜可破也。議者以墜
言徼禍。沮之時爭曰。今金人駐磁相。破大名。虜掠無厭。
極。肅王初與約及河而反。今挾與俱北。此背盟之大者。
中國乃欲專守和議以待之。不已謬乎。夫越數千里而
犯人國都。勤王之師四集。故懼而自歸。非愛我而不攻
明矣。今乃割三鎮十州之地與之。以助寇自攻。何也。今
宜以肅王爲問。以敗盟爲責。徼其僊擊之。詔出師。士踴
躍受命。抵邢趙。又得命中罷知密院綱。爭復遣。而將士
解體矣。於是治開邊誤國罪。貶蔡京童貫朱勔官。各安
置。遠州祭酒時原本禍所從始。上書言。蔡京用事二十

餘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中外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
知其本。夫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之遺言。圖
身利。則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
飾六藝以文姦言。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
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矣。今日之事。若合符契。京著爲
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其釋
鳧鷖守成之詩。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奢。
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而深訾仁祖爲天下守財爲非。
是啓人主侈心。其後京輕賈妄用。競於侈靡。王黼以應
奉花石。竭天下財力。實安石啓之也。望追奪王爵。明詔

中外毀孔廟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得作。詔罷安石配享。而諫議大夫馮獬力主王氏。力詆時。以熙寧元豐間。士無異論。爲太學極盛。猶頌言王安石之爲功。於是右正言崔鷄發憤上疏曰。熙豐間王安石除異己之賢。著三經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明效。蔡京又立學較之法。馭士如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苛錮多士。至於此。而獬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日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其私人。倡紹述。紹述

者。名紹述。神考實本祖安石也。紹述同風俗而天下日於欺罔。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理財而公私殫竭。紹述造士而人才類靡。紹述開邊而塞塵犯天闕矣。京操述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過之。乞斬之以謝天下。詔竄京儋州。道死。天下以不正典刑爲憾。而童貫趙良嗣。蔡攸。脩。朱勔。皆伏誅。當虜退時。京攸貫黼。從上皇南幸。朝議遣發運使聶山。卽圖之。右丞綱。辛。以爲令得此數人。必震驚太上。憂仕乃陛下。令爲數人者所覺。挾上皇益東。求劔南一道。其何以處之。不若先迎請太上。回鑾而徐去。此數人未晚也。山乃不果遣。上皇還次

南都爲數人所逢構相羊不肯前。宣言欲如亳焚脩。因
遂如西京而往往以改革政事爲志。下手札詰問。且曰。
必召敏若綱來。以內禪本二人所定畫也。帝憂之。計不
知所出。綱奏曰。上皇所爲欲臣及敏來者。非他不。過欲
知朝廷動息耳。敏不可去。左右臣請行。帝初不許。綱力
請而行。比至引對。綱具言。皇帝聖孝。日思慕效。晨昏共
養。乞早還都。意惻。但有動上。皇泣數行下。因問卿須何
以去國。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
鉞之誅。當時所言。亦謂天地之變。以類應。正爲今日攻
圍之兆。上皇問災變應。而驗信乎。綱曰。譬猶一身。疾

在五臟。必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者知之。觀變於陰
陽。以善其消復。聖人御世。其道亦猶是也。道君意稍和。
乃詢虜人攻圍及都城守禦次第。綱一一具言之。得少
寬已語漸洽。上皇乃稍詰近朝廷所爲改革政令之意。
綱從容對曰。皇上仁孝。抑畏。得上札詰問。往往憂懼廢
寢食。竊譬之家長出。而家遇寇。家子弟不得不從權措
處。勢難一一稟命而行。不稟命亦何能無一二違誤。在
爲家長者。唯當以保家宅田園故。重慰勞之。不當苛問
其細小。今皇帝受命。適大敵入寇。爲宗社計。豈容不小
有變更。今宗社無慮。四方寧謐。臣謂宜曠然有以慰其

心諸瑣瑣置勿問可也。上皇感悟。出玉帶金魚袋以賜。綱還復命。而耿南仲議奉迎儀。請先屏從行左右近侍。帝乃前。綱頓首言。如此則疑阻生矣。南仲謬爲愛上。豫防執不可。綱曰。天下之理。誠與明。疑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明推之。可以爲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然其人闇而多疑。言不足深采。已上皇至都。而父子驩然。愉愉泄泄。本綱燮調豫順之力也。當是時。虜退。上皇還京師。耿南仲等顧恬嬉爲伎媚於平居。不異臺諫。日指摘京黼之黨。以塞責。噉啗皆無虛畧。諸防邊禦寇之策。顧廢不講。爲國忠謨遠慮。請脩邊實者。履姍笑以爲狂。綱進知樞密院事。爲帝言。虜以天時熱而歸。亦暫耳。未少有剗懲。臣竊意其冬必南也。條秋防禦敵之畧。甚具。南仲深心媚之。會太原圍未解。宣撫种師道以病請罷。奉祠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爲山西士卒所衆服。不可輕解其兵柄。帝謂其老病難用也。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卒用之。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成功者。難以一二數。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不聽。南仲請棄三鎮。綱不可。南仲曰。必援太原。非綱不可以爲河東北。宣撫使

代師道將綱辭曰臣書生實不知兵向在圍城爲陛下任兵非得已也今爲大帥實不任敢辭帝不許退連疏辭又不允或謂之曰公知朝廷所以遣之意乎非爲邊欲緣此去公則都人無辭公堅卧不起使讒者得益行其說禍且不測中丞翰書杜郵二字遺之綱不得已起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綱入謝言今朝著翁翁訛訛媚嫉成風其何以效功因錄裴度論元稹魏弘簡疏上之濱行帝勞之曰卿暫爲朕巡邊行卽還綱對曰臣行恐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旣行朝議無阻難無謗讟饜饋無不足進而死敵臣之願萬一沮撓間之臣

自度不能爲當引去惟陛下哀憐全君臣始終之義帝爲感動錫宴勞而遣綱行至河陽練士卒脩戰車期兵集大舉而南仲等忽降詔罷諸召募兵綱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防秋兵盡集然且恐不支又兩河日急未有一人一騎副其求者奈何兵甫集又散遣乎且臣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政府以片紙罷之臣恐他時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而手詔趣綱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德軍劉豁屯遼州相可求張思正屯汾州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而諸將皆承御畫得專達進退自如思正等與灝夜襲婁室軍乃大敗言者遂論綱主

戰喪師費財罪罷知楊州尋落職安置建昌軍於是金
幹離不粘沒喝復分道南侵中丞呂好問請亟集滄滑
邢相之戍遏其衝列勤王之師于畿輔衛京邑不省金
陷真定攻中山而耿南仲唐恪等獨恇懼請割地好問
率臺諫劾之貶知袁州詔南仲如幹離不軍聶昌如粘
沒喝軍且割地昌爲絳民所殺南仲至衛州怯不前名
謁康王奔相州初南仲在東宮官十年謂當得柄用而
吳敏李綱越次位已上心不平則深心
沮之高宗立落職奉祠言者不已帝曰南仲
誤國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刃之放嶺南道死而金將幹
離不自真定兼行至汴都屯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至
屯青城時天下援兵爲唐恪耿南仲罷遣無至者城中

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皆募市傭以充乃募死士以
蠟書間行出召兵拜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令帥
諸道師入援南仲恪猶以和爲解獨開封尹何臬稍果
悍中無計慮獨引蘇軾議東遷失計觀上爲堅守南道
都總管張叔夜將三萬人昌圍轉戰至帝御南薰門見
之叔夜言唐自天寶後屢失屢復者以天子在外於號
召四方易也虜勅甚願暫詣襄陽規幸雍帝習見春禱
以城守獲全又見金人薄城下恐出亡不免默然者久
之詔叔夜將兵入都城而城陷於是二帝北宋南而汴
不復都方金攻圍時執政孫傅何臬信衛士郭京言能
施六甲六丁法可生擒金帥掃蕩之法用七千

七百七十七人無間技擊能否但擇年命合丁甲者將之藉丁甲神力足抗敵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朝廷深信命以官賜金帛或謂傳自古未聞以丁甲法成功者不可聽即聽始少付之兵俟有功乃任今專倚之懼必爲國家羞傳叱之言以爲自古大將成戰功未有不繇丁甲法而得者獨秘不露耳汝何知於是京師妄人爭募衆稱六丁力士稱北斗神兵稱天關大將以應京京懼情得浮與相唯諾而宣言非危急吾不出大雨雪連日夜不止帝徒跣禱雪彌甚士不能鼓弩何桌趣郭京出師徙期者再三不得已乃令守禦人盡下云作法忌竊視啟宣化門以出京與張叔夜夜坐城樓上以觀金分四翼謀而前我兵走京自叔夜日亦自下作法不可笑因下城引餘衆南通走襄陽誅死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死而城降帝慟哭曰不用種師道言至於此以前金師退時師道請邀擊扼之河爲漿沮故也金既入城憲中國憚懼怯失守非百戰所克也懼都人悉力巷戰猶宣言請殺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成疾必欲行朕當親往遂如青城勒之降表霽二三日金精淺喝以爲是輒上肉不疑慮不如聽還括金

帛厭乃後執之也帝還宮朝士及太學生走迎掩面哭日宰相誤我父子觀者流涕金遣使來索金千萬錠帛二千萬錠帛三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遺金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金人度金帛盡不可復乃邀帝再至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水勸之行宣贊舍人吳革白桌言天文帝座傾車駕出必墮桌不聽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桌若水如青城留不遣桌慙不食死金逼帝易服若水抱持哭不屈死金吳乞買得降表廢帝及上皇爲庶人報至粘沒喝令翰林學士承旨吳升吏尚書莫儔入議立異姓而邀上皇如軍衛將范瑗劫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若六宮有位號者皆從金懼諸王諸宗至有留者且遺患督開封尹徐秉哲致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藏匿得三千餘人綴衣袂令相聯屬無脫如金軍孫傳留太子不遣宣贊舍人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出傳欲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併宦者數人殺之給金人謀五日不定而开儔督脇急瑗劫太子皇后共車出如金軍士庶走隨太子哭太子亦哭呼百姓救我哭聲震天孫傳從死革遇害已議立異姓衆相視莫敢發相時雍私於开儔問之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

百史一編
三
雍未信也。適尚書負外郎宋齊愈自金軍至，衆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以邦昌入議狀，閉百官尚書省環之，兵諭之衆唯唯。時雍首署狀，衆從之。獨簽書密院張叔夜不署狀，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署名。而御史馬伸奮與御史吳給中丞秦檜，其爲議願復立趙氏後，且言邦昌傾危不可立，金人怒，執叔夜檜北去。而以冊寶命邦昌爲帝，國號楚。邦昌入尚書省，北向拜舞，受冊寶，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東西拱立受。是日風霾，日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開儔璦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於是幹離不遂，勝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常賢妃王夫人邢氏，繇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杵秦檜等繇鄭州去。叔夜扼吭死。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有慟哭什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太樂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優倡之屬，盡北。府庫畢空，帝自雲中至燕，始見上皇于燕相。

泣。金遷雷郡，雷郡者右溪國也。去燕北千里。上皇夜謂宣贊舍人惟勛曰：我夢四日金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民尚遂象，戴康王否？念欲致一音，康王卿能爲朕冒險艱行乎？勛許諾，因解御衣絹半臂，親書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當悉舉行，勿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太廟，戒毋殺大臣，與言事官，遠者不祥。夫人邢氏聞勛南，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自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間關抵行在，則康王即位南京矣。以御衣進，王覽之，悲慟已赴。上京金主吳乞買封上皇昏德公，淵聖重昏侯，徙韓州，給田十五頃，令種蒔。自給紹興五年夏四月，上皇崩。五國城是爲徽宗，三十一年，淵聖崩。爲欽宗。自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欽宗靖康二年丁未，享國凡百六十有七年。

論曰：予考觀宋祖宗在御，皆守終仁儉爲家法也。即哲徽既矣，乃魘虐於夏癸，殷受猶然殊科。宜足延世而不延也。傷之曰：悲夫！主不武不明，御臣御小人，御夷狄之

柄失抵此夫。詩稱戎狄是膺。書稱克詰張皇。陟禹之迹。方夫豈佳兵以固國也。而守和戎爲國。是書難壬人。禮放流屏遠。易鼎折足。覆餗者刑。劓夫豈不懷以匡國也。而妨賢病國之奸。居散地出守。以爲外小人。周漢重冢司貴相。尊尊貴貴。元首股肱之義。依隆古而來。宋興韓富歐文。以忠賢定傾保大。非所謂社稷之固。邦家之基也。與哉。而時號正人賢士者。不輸猷念相從。激肆爲彈射也。斯已絞矣。國有大事。不務審處而先抗論。不求濟事而先潔名。卒之黨禍作。主聽惑。一蹶而莫之興也。豈不悲哉。

